

## “六保”攻坚战

## “新个体经济”破题就业难

## 新业态:直播圈

上半年以来,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持续在6%徘徊。

“疫情叠加经济下行压力,包括中外关系的不稳定,影响到了很多相关的行业,比如外贸、高新技术、金融和实体经济也受到很大的影响。”王鹏说。

招聘网站数据统计称,春节后复工一个月内,企业整体招聘职位数与招聘人数分别同比下降31.43%和28.12%,不少企业不堪重负,选择缩招或维持成本。

然而,在其他行业显现低迷时,直播行业却异军突起。据商务部统计,今年一季度电商直播超过400万场;“宅经济”成为市场热点。而面对今年严峻的就业形势,在拉动消费和经济的同时,直播行业也为扩大就业出力不少。

招聘网站数据显示,直播行业人才需求量逆势猛增,招聘职位数在一个月内同比上涨83.95%,招聘人数增幅达132.55%。除了全职岗位招聘量上涨之外,直播类岗位也成为灵活就业的蓄水池,相关兼职岗位数量同比增长166.09%。

近两年来,电商直播成为电商行业的新风口,堪称增长最为迅猛的新经济业态。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直播电商行业的总规模达到4338亿元。

中央财经大学数字经济融合创新发展中心主任陈端认为,新业态新模式往往跟消费端联系更为密切,而当前消费领域的创新往往呈现出生产者与消费者“共创”的特征,创新活力和可持续性更强。

在新业态就业浪潮中,直播带货可以说是最受瞩目的一朵浪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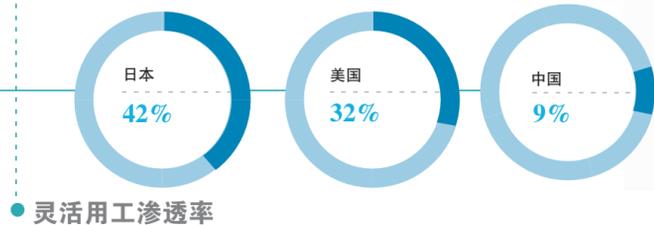
不仅薇娅、李佳琦等头部电商主播从浪潮中涌现,不少明星也禁不住巨大的诱惑,下场试水直播带货。当直播带货成为电商经营的标配,一套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也在逐渐生成。

7月6日,人社部联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向社会发布了包括“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互联网营销师”等在内的9个新职业。在其中,直播销售员被纳入互联网营销师的下属工种。

带货主播成为“互联网营销师”、网课老师化身“在线学习服务师”、外卖小哥改名“网约配送员”……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新业态、新模式,也带来了新的多样化就业机会。

7月15日,国家发改委等13个部门联合下发《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要通过探索线上服务新模式,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鼓励发展新个体经济,培育发展共享经济新业态四方面具体举措刺激就业。

中国人民大学助理教授王鹏认为,《意见》的最大特点在于,明确提出了新的就业形态和用工形式,“它和时代的发展趋势、我们的用人形态,包括技术变革,都是密切呼应的”。



灵活用工渗透率

## 新就业:灵活用工

数字经济趋势下,脱胎于新业态的新机遇远不止电商直播。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年版)》颁布以来,人社部等三部门已经分别于2019年4月、2020年2月和2020年7月发布了三批,共38个新职业。

第一批13个新职业涉及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领域,第二批16个新职业集中在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第三批9个新职业则更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与数字经济的发展。

一些传统不被视为正式职业的岗位得到了正名和认可,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和职业归属感也有所提升。从事影视项目营销宣发的小李笑称:“以前只能在工作那栏填自由职业,现在可以告诉爸妈我是互联网营销师了。”

此次《意见》强调,要鼓励发展新个体经济,打开消费和就业新空间。一方面,提出要积极培育新个体,支持自主就业,进一步降低个体经营者线上创业就业成本,提供多样化的就业机会,支持微商电商、网络直播等多样化的自主就业、分时就业。另一方面,也要大力发展微经济,鼓励“副业创新”,

着力激发各类主体的创新动力和创造活力,打造兼职就业、副业创业等多种形式蓬勃发展格局。

这也意味着,就业有了更多可能性。

外贸业务员小江在去年结婚前辞去工作,准备专心育儿,生活中多出大把空闲时间的她开启了自己的微商生涯。孕期时,她成为一名母婴产品代理,只需要通过微信接单,再把订单信息发给上游代理商,根据代理级别的不同,可以赚取10-40元不等的差价。

生完孩子后,她将育儿以外的重心放在了自制零食售卖上,每天定量贩卖30份。她的手机上有两个零食售卖群:一群是本地客户,二群是外地客户。一包原味雪花酥的售价是18元,小江对北京商报记者说,材料和包装成本大概5块钱,在邮费自理的情况下,一份零食可以净赚12元。

而杂志编辑小王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在正式入职前,他过去一年都在兼职写稿。毕业时出于多种原因,他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而是成为了一名自由撰稿人。一般千字稿费可以达到600元,如果写软文会更高一点。“小王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虽然没有正式工作”,但他的稿酬有时比现在的工资还要高,“完全能养活自己”。



《人口与劳动绿皮书》预测,到2025年我国灵活用工收入规模将超过12万亿元

不论是线上摆摊,还是自由撰稿,灵活的就业形式依托的都是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

“当前信息技术和我们的社会生活加速融合,产生了大量的新业态新模式,其实就会产生新的用工诉求。”王鹏说。

陈端分析,这是由于“宅经济”快速崛起并与“云经济”直接链接,新业态层出不穷,数字化产品的在线生产与在线消费呈现出实时互动且深度融合的态势。

对于新就业的更多可能性,她表示,看好直播经济、在线教育、线上文娱和云游戏等领域,也看好科技金融未来围绕新业态新模式进行创新的想象空间。

## 新挑战:制度和观念更新

在《意见》中,“新个体经济”成为扩大就业的关键。

陈端介绍:“新个体经济”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建立在分散、小规模生产条件基础上,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力合一的“个体户经济”,而是顺应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大背景下“平台型”“共享型”经济形态崛起牵引就业形态变革的一种新经济模式。

她解释:“新个体经济”打破了以“公司+

雇员”作为微观生产主体单元的模式,以“平台+个人”灵活结合的方式为新业态、新就业开启了更多新可能,其主要特征是以平台的技术赋能、流量赋能和场景赋能等为基础,通过后端赋能能力为前端的个性化、个性化产品服务创新提供有力支撑。

陈端表示,《意见》为新生态人群进入就业创业市场提供了一些方向性的引领,有利于未来社会形态打破以“单位”为依托的模式,朝向更为灵活、更富创造活力的方向发展。

但与此同时,新业态下的多样化就业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社会保障和人事关系的处理。允许灵活用工的存在,就有可能出现一个人存在几份职业,有多个雇主。王鹏认为,对于灵活用工的劳动保障,目前还缺少相关的法律规定。“如果一个人又当主播,又做其他兼职,他的社保怎么缴纳?个人权益怎么保护?”

二是传统的思维观念还未完全转变。社会对新业态就业的认识还未成熟,无论是从个人、家庭,还是学校,都可能存在误解。某电竞俱乐部工作人员小许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尽管电子竞技运营师已经被公示为新职业,但其家人仍然以他的工作“不正经”为由要求他辞职。

三是相关的规制仍面临阻碍。王鹏解释,基于互联网创业降低了创业门槛,提升了效能,但从孵化企业的角度来看,“新个体经济”很可能还会面临在部分规制中受阻。他以直播网红举例,主播的能力水平是以个人或者团队为核心的,但“如果有政府或企业的订单,他想规范地参与进整个产业链中去,却没有能证明自己资质的材料”。

面对挑战,《意见》提出,要强化灵活就业劳动权益保障,探索多点执业。探索适应跨平台、多雇主灵活就业的权益保障、社会保障等政策。

“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之间是有鸿沟的。”王鹏说:“如何让制度创新更加适应实践创新,能为实践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实践创新反而有助于我们的制度创新,活化我们的社会经济,这是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实习记者 余晓宇

X 西街观察  
Jijie observation

## “神童”是怎样炼成的

肖涌刚

发酵数日的“小学生研究癌症获奖”一事终于等来了官方回应。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组委会秘书处7月15日称,已成立专项调查工作组进行核查,“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大赛评审规则与程序,强化监管机制”。当日晚间,云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组委会宣布撤销该生奖项。

段位直通硕博水平的“基因研究”出自六年级小学生之手,孩子父母恰好从事该研究并担任指导老师,种种蹊跷,核查是必须的。

但仅仅核查“个案”是不够的。据新华社旗下媒体调查,这项赛事中不少获奖项目都达到了硕士乃至博士水平,有的项目甚至用上了中科院研究员都难以申请到的大科学装置。这些项目的一个特点在于,作者和指导老师的血缘关系。

当鼓励创新变成了“学术拼爹”,重新审视赛事规则,更是必要之举了。

诚然,“学二代”有着得天独厚的学术环境,近水楼台,能够更容易发掘科研的兴趣所在,在相关比赛中脱颖而出也并非奇事。不过,科研项目明显超过能力所及,为求拿奖而由家长代为“枪手”,无异于“拔苗助长”。

人是逐利的。家长们亲自“披挂上阵”,无非是看中了赛事背后的晋升机遇。尽管教育部已明确特长生、竞赛生培养与升学加分全面脱钩,青创赛这类隐形加分项依然顽固。

走了样的“初心”有机可乘,评审流程脱不了干系。普通吃瓜群众都能看出来的“荒诞”,评委们给小学生颁奖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学术造假往往离不开圈子文化。近年来频频曝出的学术造假事件,皆同此理。“卖人情”最终让严肃的科研陷入自娱自乐的恶性循环。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反之,从小以功利之心和“抄袭”培养起来的少年,会长成什么样子?道路千万条,做人第一条。学术造假低龄化足以令人警醒。

造假不独存在于学术圈。如果说科研造假多少还有块学术为名的遮羞布,权力的直接介入则更为赤裸裸。全单篡改应届生身份则是典型。而不公平的代价可能是一个普通人家孩子的一生。

腐败背后存在权力寻租。不论是学术权威还是政治权力,实现造假的途径不一,共性都在于制度的不透明。斩断寻租之手,打破灰色空间,公开透明永远是良方。

从更深层次而言,越来越普遍的造假冲动来自于全社会的普遍焦虑。更大尺度的社会环境正在成为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温床。人们对阶层下滑的担忧,超越了自身,蔓延到孩子身上。喊了多年素质化教育,结果却是童年的消逝。

教孩子,也是教成年人自己。

## 限购、信贷齐升级 深圳楼市急刹车

楼市疾行,深圳减速。7月15日,深圳市住建局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从延长住房限购年限、明确夫妻离婚购房标准,到完善差别化住房信贷等八方面,全面升级限购、信贷等购房要求。眼下,随着国内疫情逐步得到遏制,各地房地产市场加速回温。在“房住不炒”的总基调下,杭州、宁波等地也进入政策降温期。展望下半年,业内认为全面收紧可能性不大,政策端总体保持温和,但深圳限购作为政策信号,为其余正处楼市上升期的城市提供了借鉴。

## 提高社保缴纳年限

深圳楼市限购令下达早有预兆。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5月,深圳新房、二手房价格分别环比上涨0.6%和1.6%,位列全国第二,涨幅创下年内新高。而房价上涨的动因则是市场需求的过快升温。6月10日晚,深圳金融街华发融御华府曾出现百人连夜排队等筹的现象,因人数过多引来清场。

此次《通知》一改此前落户即可购房的规定,对购房者作出社保缴纳年限要求。其中,深户居民家庭、成年单身人士(含离异)须在本市落户满三年,且能提供购房之日前在本市连续缴纳36个月及以上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证明,方可购买商品住房。

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王小婵说,调整商品住房限购年限的规定较为严厉,这条政策将抑制一些投资者通过落户途径购买商品住宅的行为,进而缓解短期供需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通知》精准打击了特定群体炒房投资的需求。按照此次规定,夫妻离异的,任何一方自离异之日起三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其

拥有住房套数按离异前家庭总套数计算。

王小婵指出,《通知》针对婚姻状况提出相应限购策略,是为了继续遏制居民借“假离婚”炒房的动机。政策收紧是市场过热的必然结果,房地产调控的关键词依旧是“房住不炒”“因城施策”和“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

此外,《通知》还对影响居民购房意愿较大的信贷及税收均作出调整,并细化和明确了普通住宅标准。例如,《通知》以购房者在当地是否拥有房产和贷款情况为依据,提出不同首付比例的差别化信贷政策;将个人住房转让增值税征免年限由两年调整到五年。而普通住宅是指,单套住房套内建筑面积120平方米及以下或单套住房建筑面积144平方米及以下,实际成交总价低于750万元的住房。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此次政策具有很强的信号性意义。深圳的此类做法,至少说明今年的政策风向。虽然受疫情压力影响,楼市面临较大压力,但房价上涨过快同样违背稳房价的导向。后续其他房价上涨过快的城市,将陆续出台此类政策。

## 一线楼市复苏

深圳楼市的超速回暖并非孤例。据统计局公布的房价信息来看,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一线城市的房价表现同样抢眼。

最新统计数据表明,今年5月,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价格环比回升明显。作为楼市风向标,二手房价直观反映出前述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波动。北京市二手房价则经历了一波“过山车”式波动。5月,北京二手房价以1.8%的环比涨幅领跑。对此,业内认为,本轮涨价行情源于学区房政策调整的短时期刺激。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指出,北京是特例,虽然5月出现了少有的升温,但6月因为疫情的变化,市场经历快速降温。“整体看,当下北京房地产市场再次回到了4月水平,7月有望逐渐再次回到正轨,毕竟多数房企要冲半年报。”

与北京略有不同,上海和广州市场总体波动不强烈,整体呈稳中有升。据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市商品住宅成交均价同比上升7%。二手房价在二季度逐步恢复正常并于5月以2.8万套成交量创2016年10月以来新高。虽受疫情波动影响,6月市场有所降温,但成交量仍达2.7万套;同时,随着房企的陆续复工,广州楼市销售节奏明显加快,成交量也实现四连涨。

## 转向“部分收紧”

由于房价预期上涨,带动了部分城市楼市的过快拉升。新房多盘出现万人摇,部分千万豪宅出现抢购。进入下半年,在“房住不炒”“因城施策”的原则下,楼市过热的城市仍会跟进收紧调控。”王小婵说。除此外政策提及的深圳之外,近期已有宁波、杭州和东莞等城市相继下达房地产收紧措施。

例如,7月6日,宁波出台包括扩大限购区域范围、稳地价、打击捂盘惜售等十条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政策;7月2日,杭州出台《关于进一步明确商品住房公证摇号公开销售有关要求的通知》,明确以高层次人才家庭优先购房方式购买的新建商品住房五年内不得上市交易。

张大伟指出,即便今年上半年出台不少“救市”政策,但降低首付的政策基本全部被叫停,松绑限购的政策也会收回。据统计,全国已累计超12城出现了政策一日游。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刘瀚琳